

2011年度中国作家
鄂尔多斯文学奖新人奖获奖作品

父亲的 暗杀

1939
FATHER'S
ASSASSINATION

姬妮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1939
父亲的
暗杀



1939
FATHER'S
ASSASSINATION

姬妮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39 父亲的暗杀 / 姬妮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55-0376-9

I. ①1… II. ①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6789 号

1939 父亲的暗杀

作 者 姬 妮
责任编辑 张朴远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76-9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谨以此篇献给我亲爱的
父亲、母亲——**

目 录

第一章 1

由于父亲的聪明能干，小小年纪就得到大乡绅王百海的赏识，当上了河东城里南街上最大的“百万庄”棉花店掌柜。一次机缘巧合中，也许是冥冥之中早已有了老天的安排，父亲巧妙解救中国河东特委武装部兼河东游击队大队长吴斌。于是在吴斌和中共河东特委书记董敬方的介绍下，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父亲加入组织后不到半个月，日军侵入了河东。由于急躁冒进，吴斌等人在没有得到河东特委的允许下，就发动了安邑暴动，但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了，父亲也被卷入其中，幸而有惊无险。此后不久，大队长吴斌意外身亡，在城东西厢桥的桥洞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第二章 27

吴斌的死果然没那么简单，入殓师的检查和吴斌的遍体凌伤证实了父亲的想法。为找出吴斌的死因，父亲找到了吴斌生前的相好——“万人迷”，但还是无从得知，很快，“万人迷”同样又惨遭杀害。此时为避开风头，董敬方离开了河东，使父亲暂时失去了和组织的联系。父亲为东家王百海张罗婚事，没想到却给他带来了一生的爱情。二东家王万海突然从省城回来，不仅送给父亲一把左轮手枪，更令父亲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为父亲安排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

第三章 51

过了很久之后父亲才知道他的第一个女人（即我的大妈），真实的身份是吴斌的妻子。为了给自己的丈夫报仇，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小女子参加了除奸队，并最后在暗杀大汉奸李良弼的行动中牺牲。这次的除奸行动也导致了日军的全城大搜捕。李良弼死后，日本人找到了我的父亲，希望他能够担任河东城维持会的会长，但却被父亲巧妙地拒绝了。正当父亲为着如何找到组织的事一筹莫展时，东家家中出事了，二姨太吴梅梅上吊自杀，父亲却为保护主人与人结下了不解之仇。

第四章 81

东家王百海因为惊吓和打击，居然一病不起。吴家大女子为给妹妹报仇，乔装打扮混进王家，行刺未遂，反而治好王百海的重病。主人病好之后，父亲终于回到了河东城的棉花店，王万海重新派来朱一民到棉花店，名义上是负责照看店中事宜，实则监视父亲的一举一动。此时，董敬方转眼化身为普济寺的智严高僧，重新与父亲取得了联系，并给予最新任务的指示。

第五章 103

王万海英雄救美而遭惹杀身之祸，九菊姑娘因此命丧黄泉。父亲将计就计，听从王万海的安排，加入国民党和军统，并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行动。朱一民舍身求仁、牺牲自己，除掉汉奸河东商会会长丁阴槐。国民党二战区 34 军 45 师一部分突围部队，由于汉奸的出卖，在张翁村被日军包围全军覆没，引起国民党政府极端恼怒。在父亲的穿针引线下，中共河东地下党同国民党军统即王万海的力量联合起来，共谋除掉吉川。

第六章 131

为打入敌人内部，进入戒备森严的晋陕会馆，实行对吉川的暗杀行动，父亲在获得组织的批准后，担任河东城维持会会长。奸猾狡诈的日本人为试探父亲的底细，派人假扮八路军，幸好是虚惊一场。为了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取得敌人的信任，接近吉川，万难之下，父亲又出新招……

第七章 159

东家王百海喜得千金，大办满月酒，宴请村邻；王姓家族不孝儿女活活饿死老父老母，最终是恶有恶报。王百海的三姨太告诉父亲惊天秘闻，令父亲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一向敬重的主子及恩人，竟然是日本特务。“屋漏偏逢连夜雨”，截获日军军火的胜利使得牛旦一时大意，而暴露目标，河东中共特委书记董敬方等人全部牺牲。

第八章 185

三姨太危难面前处事不惊、沉着冷静，于千钧一发之刻，解救王百海。董敬方的牺牲，使父亲彻底地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但父亲却为自己明确了目标：一定将暗杀进行到底。雷文清虽是一介土匪恶霸，但民族大义面前是非分明，听从了父亲的劝说，参与暗杀吉川的行动。雷文清假意接受日本招抚，为的只是引蛇出洞。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狡猾的吉川并未现身，导致第一次暗杀计划的失败。

第九章 213

王家大院接连发生离奇怪事：大姨太的意外失踪，老管家坚决辞离，瘫痪在床的老太爷居然躺在棺材中……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日本人的一再拖延，暗杀计划迟迟不得进行，父亲冒险另想新招，雷文清假装接受国民党收编，逼迫日本人尽快谈判。

第十章 235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原田竟然就是父亲处心积虑想要找到的吉川。由于今野半路杀出，父亲的暗杀计划被破坏。在紧急情况下，父亲和雷文清随机应变，劫持今野，直闯晋陕会馆，在司机周同民的帮助和王万海花轿队伍的掩护下，成功击毙吉川并逃离现场。东家王百海畏罪自杀，父亲解散王家大院，带走母亲。

第一章

由于父亲的聪明能干，小小年纪就得到大乡绅王百海的赏识，当上了河东城里南街上最大的“百万庄”棉花店掌柜。一次机缘巧合中，也许是冥冥之中早已有了老天的安排，父亲巧妙解救中国河东特委武装部兼河东游击队大队长吴斌。于是在吴斌和中共河东特委书记董敬方的介绍下，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父亲加入组织后不到半个月，日军侵入了河东。由于急躁冒进，吴斌等人在没有得到河东特委的允许下，就发动了安邑暴动，但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了，父亲也被卷入其中，幸而有惊无险。此后不久，大队长吴斌意外身亡，在城东西厢桥的桥洞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 * * * *

1939年立春那天，中共河东特委武装部长兼河东游击队大队长的吴斌，从父亲当掌柜的“百万庄”棉花店里离开后不久，就失踪了。五天后，吴斌的尸体在城东西厢桥的桥洞子里被发现，看情形似乎是喝醉了酒，骑着自行车从桥上摔下去的。那辆“白山”牌自行车是他借父亲的，也在旁边扔着，前车轴都断了。河东警察局来

了两个警察，看了现场后就一口认定是他自己喝醉酒后摔下去的。第二天《河东日报》就登了吴斌摔死在桥洞下的照片，一个面目不清的人，旁边扔着一辆自行车。但那个姓周的记者似乎有些多事儿，在文章的结尾又故弄玄虚地说吴斌的家在城南，同时又是河东城区“百万庄”棉花店的伙计，他为何却摔死在城东的桥洞下呢？那么晚了他是去哪里呢？

这个周记者的疑问恰好也是父亲的疑问。

然而父亲却又似乎是知道些什么。

那年父亲刚满 19 岁，却已经是有着三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了。他的公开身份是大财主王百海开在河东城区棉花店的掌柜。要说父亲这么年轻就当上了棉花店掌柜，也是与我们那一带大量种植



父亲当棉花店掌柜时

棉花有关。据《河东志》记载：“河东蒲解各县，本属产棉区域，无村无种棉之户。有地百亩者，即种棉六七十亩多，经是商人货之四方，岁数以百万斤计。……盖人生活专赖产棉，棉丰则衣食用俱足，否则立呈艰困之象。”

说起棉花来，我们应该是人人都知道的，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棉花是人们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天然植物纤维，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

特殊商品。同时，棉花在国防、医药、工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用途。我国的棉花生产主要分布在三大地区：一是西北内陆，就是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地区；一是长江流域，主要是两湖（湖南、湖北）、两

江（江苏、江西）和上海、浙江一带；再就是黄河流域了，包括秦岭淮河以北，长城以南的两山（山西、山东）、两河（河南、河北）和陕西、天津、北京等，而这些地区尤以山西、山东、河南三省为最。这些地方地势平坦，秋天雨水少，阳光充足，有利于棉花的生长，成为我国最大的产棉区，棉花的种植面积占全国棉田面积的一半以上。

记得父亲告诉过我，那几年黄河倒西了，滩地全在东岸，一片一片的，而那时的黄河滩东岸，几乎全都种上了棉花，到了秋天产棉时节，蓝天上是白云在飘，一朵又一朵；滩地里是雪白的棉花，一垛又一垛，到处都是人，都在抢收哩，还有从河西那边涉水过来偷摘棉花的，根本就不分白天和黑夜了。往城里棉花店送棉花的大车一直排出了城门外，有几里地。父亲 17 岁时，被我的奶奶送到河东城里一个本族人当掌柜的棉花店里当伙计娃，就是只管吃饭的那种，用我们那儿的土话来说是“熬相公”哩。只有等“熬”出了徒，才能挣上钱。由于父亲念过几年书，又会打算盘，再加上又是本族的，掌柜的也照应他，让他当了“相公头”，就是管那些不挣钱的学徒伙计娃们。

凑巧，就在棉花收购快扫尾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两辆车，前面一辆车上装着满满的棉花，后面那辆骡子拉的轿子辕杆上都包着金黄色的铜叶子，很华贵。就连那骡子的皮毛也油光水滑，黑得发亮。父亲知道这不是普通百姓来卖棉花的，他赶紧通知了掌柜，又让伙计娃们摆上了茶水。

果然，从后面的那辆轿子上下来了一位看上去也就有 30 出头的男人，上身穿着一件淡蓝色的府绸衫，下身穿件黑棉裤，脚脖子扎着绛蓝色带子，头上扣着一顶很普通的瓜皮帽，只是那帽顶镶着一颗很亮的玉石，一下子就让这顶帽子变得不普通了。只见他下了轿子车，看见掌柜，忙双手抱拳在胸前拱了拱，说：“姬掌柜，打扰哩。”

掌柜的也赶紧双手抱了拳，作着揖说：“哎哟，甚风把王东家给吹来咧？”

那个被称做王东家的人朝身后那一大车棉花扬了下手说：“看么，就是这车花，走了几家，说不下个合适的价钱，就拉到您这来啦。您姬掌柜开花店多年，眼头子亮，给个合适的价，就搁您这咧，不跑咧。”

姬掌柜呵呵地笑，心里有点琢磨，在河东城里比他这间棉花店规模大的有好多家，王家是河东一带首屈一指的大财主，又是种棉花大户，每次卖棉花的大车一来就是好几辆，今儿咋会上他这个小花店呢？心里这样想着，脸面子上还是堆满了生意人常有的笑，忙把那个被称做王东家的让进了屋，坐在伙计娃们摆好的茶桌旁，递上了水烟袋。然后就对父亲使了个眼色，让父亲先出去验一下花。他低声告诉父亲，这就是河东一带有名的大财主王百海，也是首屈一指的种棉大户，老二王万海据说和陈果夫是同班同学哩，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当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现在在省城太原，和阎老西平起平坐哩。

父亲带了两个伙计娃出去，围着那辆装满棉花的大车看了一遍，心里就有底了。那车上装了足有 50 多个棉花捆。那会儿大户人家的棉花都是用细高粱杆子来捆的，每一捆都事先称好了分量，一般 20 斤为一捆。在这 50 多个棉花捆里，至少有两捆是黄花，就是被雨淋过了的棉花，也有的是在下过雨后才摘回来的，颜色就有点发黄了。这种花被称为三泡花，也叫做等外花，是卖不上价格的。许多种棉人就把这种花留下自家用了，一般都做了被子咧。

对于棉花的等级，棉花生产国是有着严格的检验标准的。我们国家是根据棉花的成熟程度、色泽特征、轧工质量这三个条件把皮棉划分为三个等级和等外棉。同时，又根据棉花纤维长度 25~31 毫米划分为 1~7 级。现在我们国家的棉花检验分为感官检验和仪器检

验。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符合我们国家国情的棉花定级仪器，所以棉花定级就还是以感官检验为主。而父亲那会儿就全凭着经验和感官了。

所以，父亲看过棉花后，就过去悄悄地告诉了掌柜。

掌柜的眉头皱了一下，赔着笑脸过去小心地问：“可都是一泡花么？”也就说这棉花都是一级么？

王百海抬头正要说什么，一直站在王百海旁边的那位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老管家应声说：“噢，可不都是、一泡花……”

那王百海没吭声，又低了头啾啾地专心吸水烟了。

老管家又说：“就按一泡花收么。东家来你们店，是看得起你们店哩，今后么……”

掌柜的就又看王百海，可王百海还是不吭声。掌柜的就知道其他花店不敢收这一车花的原因了。这两捆黄花少说也有40斤，可都按一泡花收了，那这一车花可就没赚头了。可要是和别的花店一样拒收，他不敢，他惹不起王家大户。掌柜的就愁眉苦脸地出来，问父亲：“咋办么？收不收？”

父亲说：“叔，这事您定么。”

掌柜的说：“不收么，可就惹下王家咧，这以后……可收下，咱这小店，小本生意……唉！”

父亲看了看眉头紧蹙的掌柜，思索了一下说：“叔，要不就收了吧。”

掌柜说：“收了，可是……”

父亲咬了一下嘴唇说：“只有这样了，让我来安排、收花……”

掌柜这两年已看出了父亲在生意上的灵活。他眼下虽然不知道父亲如何安排，也没有多余时间来听父亲详细说明，但他似乎觉得父亲一定会有个好主意，这个主意就是既不得罪王家，也不让自己吃太大的亏。他告诉那些伙计娃，都听父亲的，父亲咋说就咋办。

开始收花了。父亲自己掌一杆大秤称花，花店掌柜在记着每一秤的分量，那老管家也在记着。

父亲特意对那几个伙计娃悄悄地交代说，他只要一过完秤，就把花捆解开倒在大花堆上，不要和往常一样先晾在一旁，随后再并大堆。伙计娃们虽不明白为甚这样，但掌柜的有交代，加上父亲又是伙计娃的头儿，他们还是按吩咐的做了。父亲每称完一个棉花捆，他们就欢欢地抱到大花堆上，把捆花的高粱杆子一解，用脚三两下把花踢散开了。

因为花捆都是事先称好了的，这里只不过是再约一遍。可父亲这样称着称着，有的花捆却多出一斤或二斤来，想一下这也正常，棉花捆本来就相互粘扯么。当然，有粘扯多了的就有粘扯少了的咧，这样称着称着也就有了一捆 18 斤、17 斤，一会儿还出现了 15 斤一捆……当一大车的棉花全部称完了，掌柜记的账和管家记的账一对，一大车棉花少了 40 斤。再重新称一遍？棉花都混入大堆了，已分不出来了。

老管家有点急，想对父亲发火，可生意场上有规矩，一般以店方的称为准。就是王百海也无法说出什么来。

掌柜的长长舒了一口气，一脸笑容地对王百海说：“王东家，您看，是不是今天就结了现？就别让您再跑咧。”其实父亲心里明白，他是怕夜长梦多。

王百海没说什么，只是冲老管家扬了一下手，那意思是让他不要多说了，就按花店里称好的这个数量结账。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父亲身边，先是盯着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然后就问父亲多大岁数了？当伙计几年了？哪村人？家里都有什么人？然后就走了出去，上了他的轿子车。

父亲没有想到，就在那一刻，他大半生甚至可以说是一生的命运都和王家这一家人连在了一起。这自然是后话了。

我们还是接着往下讲父亲是如何当上王百海家花店掌柜的。

收棉花的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刚和伙计娃们把店门口打扫过，就见一辆骡子拉的轿子车驶了过来，父亲就忙和伙计娃们躲开了，那会儿街道很窄，仅容两辆马车挤搭搭地过去。等轿子车快到跟前时，父亲就觉得这辆轿子车眼熟，再一看，原来就是昨天王百海坐的那辆轿子车。

父亲的心有点慌，毕竟昨天收棉花时自己耍了那么点儿小聪明……今天一大早是不是来找后账呢？父亲正想着，就见轿子车停在了他们花店门前，从轿子车里下来了老管家，他看见父亲，脸上绽开了笑，说：“哦，我东家让你去一趟。”

父亲心里一紧，就说：“去做甚？我这店里还有事哩。”

老管家说：“不耽误事哩，我去跟你掌柜说，去一下就回来。”说着，他就进了店里，一会儿就又出来了，身后跟着刚起床的掌柜。管家对父亲说：“娃，走么，给你掌柜说咧。我东家还在等着你哩。”

掌柜跟在后面，低声交代父亲：“见了人家说两句好话，好话暖人哩。再说，做生意么……”

老管家扭头催促着父亲说：“快走快走吧。我东家一大早就等上咧。”又说掌柜：“你就别操那么多心咧。”

父亲一跃上了轿子车，坐在了右边辕杆边儿上。左边是赶车的坐哩。骡子碎步跑了起来，脖子上挂的铜铃叮当响，路人听见后远远地躲开了。

来到王家，老管家没让通报，直接就把父亲带到了王百海的厢房里。父亲进去时看到王百海正靠在一张太师椅上认真地看一本什么书，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就忙把书放到了身后。

老管家欠了一下身子说：“东家，人来咧。”

王百海似乎对老管家没有通报就闯进来有点不高兴，摆了一下手让他先出去。等老管家出去后，王百海两眼盯着父亲，看了好一会儿，看得父亲心里直发慌，弄不懂王百海要他来做甚。他觉得浑身直发热，脊背上都出汗了。虽然刚立春，但气温还是挺低的。

王百海“吭”了一声，盯着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娃，听好咧，我给你一份生意，你去当掌柜。”

父亲一开始真有点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他说：“东家，您是说……”

王百海呵呵地笑了，站起身走到父亲身边，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在河东街上开了一家花店，你去当掌柜的。就这样定下咧！”说着，转身从身后的桌子上拿来一张银票，递给父亲：“这是一百银元，先启动再说。”

父亲还有些犹豫，手抖了一下，没有接银票，他对东家说：“可是，东家，我年龄还小着哩，从来没有、没有……”

王百海说：“没当过掌柜，是么？可你要是不试一下，还不就是一直没当过么？”他看见父亲还是犹豫，又说：“要不就这样么，你就先去试试，不把我这一百银元赔掉就行咧。”

父亲知道不能再说什么了。他咬了一下牙，从王百海手里接过了那张一百银元的银票。

父亲曾告诉过我，刚开始他确实吓了一跳，没想到会是这样子哩。可从内心讲，他其实很想去当这个掌柜的，尤其是花店掌柜。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当这个掌柜。花店一般稍微经心些，都是赚钱的。他现在所在本家族人开的这间花店，当初启动资金还不到20块大洋。可王百海一下子就给了他100块呀！这让他心里很是痒痒的呢。

17岁的父亲就这样走马上任了，当上了河东城里南街上最大的“百万庄”棉花店掌柜。花店名是王东家起的，用了他两兄弟名字中间的字。如今父亲是全河东城里100多家棉花店最年轻的掌柜。而“百万庄”棉花店不但收购种棉户的花，还兼收购那些小花店的花。

短短的两个月过去，“百万庄”就成了当地河东一带最大的棉花集中店。头一年下来，就把王百海先期投进去的启动资金 100 块银元全收了回去。往后，就是净赚了。

我曾多次就做生意这个话题和父亲聊过，“都是做生意哩，为甚有的人赚钱，有的人就总赔钱呢？是不是做生意时要耍一些小聪明？不是有句话这样说么：无奸不商！”

父亲摇摇头说：“其实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耍小聪明耍奸猾咧，做生意最讲究的是诚心诚意。”父亲自己还总结出了许多条在做生意时忌讳的事情，写在一个很旧的本子上。我简明扼要地抄写了几条，比如他这样写：忌讳坐家里等客上门。做生意必须跑动，不跑不活；忌讳没胆量，总想等十拿九稳的生意。有七分把握就可行动，错过时机就赚不了；忌讳好高骛远，看不起小本小利。做生意要一步一步走，要从小做大；忌讳攒钱，把钱存起来，不愿再投入，把活钱变成死钱；忌讳人家咋干咱也咋干，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走……还有许多条。我曾把这些整理出来后取名为《做生意忌》，贴在我的博客上，没想还火了一把，点击量剧增，还被到处转载呢！此是后话了。

也就是在这年的冬天，父亲结识了中共河东特委书记董敬方和武装部长兼河东游击队大队长吴斌。

那天，阴云挺重的，天早早黑了下来，空中还飘着小雪花。父亲骑着那辆“白山”牌自行车从乡下回来，他是带着几个伙计娃去走村串户收零花的。冬天里花店的事情不是太多，主要是收买一些种棉户积存的棉花。那辆“白山”牌自行车是王百海的弟弟王万海从省城带回来的，只带回了一辆。那会儿乡下还几乎没有人见过自行车哩。

这次王万海是回来看，在争黄河滩地时被陕西韩城人打伤了的哥哥王百海的。要说起这黄河滩地来，就是因为黄河的河道不断变

化，故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黄河流经晋陕峡谷出禹门口后，流经河东一带，与陕西韩城等县隔河相对。由于这滩地淤积时间长，土质肥沃，光照又好，特别适宜种小麦和棉花，尤其是所产棉花，色泽好，绒度长，每亩滩地棉花收成都在百十斤以上。所以，100多年来，两岸沿河百姓为争滩地不断打架械斗，动刀动枪，致人伤亡。在清嘉庆至道光年间，清政府为此曾多次派官员来黄河滩勘测，划定界线，埋立界石，希望杜绝事端。后因河流变迁，加之年代久远，界石都被淹没或被人偷偷拔掉了，所以每年大大小小争滩地斗殴事件仍频繁发生。王家大老爷，就是王百海的父亲，也是在和韩城人争黄河滩地时被打断了腰，这些年一直躺在床上，王家的大小事也就交给了大儿子王百海来处理了。前不久，王百海家的佣工约20多人正在滩里种棉花，可在半夜时分，从陕西方面划过来几条船，船上有不少是带着枪械的团丁，还有韩城一带百姓，上岸后二话不说，先抢夺农具和耕畜，接着又焚烧了在滩地种棉花佣工的窝棚。王百海得到佣工的报信后，便和管家连夜赶到滩地，想和对方把理说清，因为就在年前，两地官员已在河津禹门就此事达成八条协议，黄河滩地按河道走向晋六秦四分清了。没想对方根本不听，反而把王百海也给打伤了。

王万海看到哥哥伤着的是腿，而且并不是太重。实际上对方也有个乡绅在暗中指挥，当得知打伤了大乡绅王百海后，赶紧让人撤回去了。王万海和本地一些乡绅接触了一下，又会见了县里的一些官员，然后他让父亲骑着自行车，自己坐着家里的轿子车，来到河东城里。父亲以为他是来看棉花店的，谁知他只是在店里转了转，就悄悄地一个人走了，父亲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当然，王万海告诉父亲不必找他。就在王万海撩开袍子上轿子车时，父亲突然看见王万海的后腰上别着一把转盘式左轮手枪。

王万海本来是想把那辆自行车带给他哥王百海的，可王百海二